



“改编系”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及其女性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ADAPTED CHAOZHOU GECE

"THE JADE NEEDLE" AND FEMALE THOUGHTS*

李秀红¹

LI XIUHONG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泰国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xiuhong_li@126.com

顾雄伟²

CHATUWIT KEAWSUWAN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泰国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chatuwit.k@ku.ac.th

吴琼³

KANOKPORN NUMTONG

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东方语言学系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kanokporn.n@ku.th

Received: 21 October 2024 / Revised: 29 November 2024 / Accepted: 03 December 2024

摘要

潮州歌册是用中国潮汕方言口语表述的、以唱为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其传唱人和听众主要是女性，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学艺术。潮州歌册当中有不少改编自古代文学作品的歌册（下文称“改编系”歌册），研究这些“改编系”歌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歌册当中的女性思想。本文对改编自清代传奇《渔家乐》的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勾勒其改编轨迹，探讨潮州歌册改编过程中体现的女性思想。结果显示，“改编系”潮州歌册在改编的过程中，更加侧重对女性在应对人生挫折的思想动态和战胜挫折的过程描述，赞扬女性在

* 本文是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文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改编系”潮州歌册及女性思想研究》组成部分，主导师是 Chatuwit Keawsuwan 副教授，副导师是 Kanokporn Numtong 副教授。

This research is a part of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itled as "The Study of "Adapted" Chaozhou Gece and Female's Thoughts".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The thesis main advisor is Asst. Prof. Chatuwit Keawsuwan and the co-advisor is Assoc. Prof. Kanokporn Numtong.



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果断。但是，“改编系”歌册内容整体没有突破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大背景。不过其讴歌的惩恶扬善、敢爱敢恨精神在当下社会仍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潮州歌册；女性思想；改编；《玉针记全歌》

ABSTRACT

Chaozhou Gece, mainly in the spoken Teochew dialect in China, constitute a unique form of folk performing arts, largely disseminated and received by women, thus denoting a distinct form of female literary artistry. Among these Gece, numerous are adapted from ancient literary work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daptated" Chaozhou Gece), the study of which can aid in deciphering the inherent female thoughts prevalent in these Gece. This paper conducts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Jade Needle", a Chaozhou Gece adap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s legendary tale "Yu Jia Le". By delineating its adaptive trajectory, we delve into the female thoughts embodied during the adaptive process of Chaozhou Gece crea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dapted Chaozhou Gece place a heavier emphasis on the portrayal of women navigating life adversity, their cognitive shifts, and their confrontational process, praising their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wh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However, the overall content of the adapted Chaozhou Gece does not break away from the patriarchal societal norms of male suprema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San Gang Wu Chang". Nevertheless, the essential themes of upholding virtue, denouncing vice, and the courage to love and hate, revered by the Gece, are pertinent in our contemporary societal context.

Keywords: Chaozhou Gece, Female thoughts, Adaptation, "The Jade Needle"

研究背景和意义

潮州歌册又名潮州歌、潮州俗曲、潮州歌文，清代道光初年开始流行于潮汕、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潮汕籍华侨聚集区，是用潮汕方言口语表述的以唱为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因其只在女性之中传唱，也被称为“女书”“闺中文学”“潮汕女性文学”，其最大特色是具有女性文化的特质。

卷帙浩瀚的潮州歌册，取材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故事演义、古代小说和平话、各种戏曲宋元杂剧、南戏、明代传奇、潮剧、各种说唱文学木鱼书、宝卷、变文、地方民间传说、佛道故事、本地时事等。按照黄桂烽（2018）的分类方法，将改编自主流文学、叙事地点并非潮州的歌册归类为“改编系”歌册；将改编自潮州地方故事的，且主要叙事地点为潮州本地的歌册归类为“非改编系”潮州歌册。



目前关于潮州歌册的研究，主要侧重歌册发展历史和影响力等宏观研究层面，对歌册内容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通过对《玉针记全歌》进行文本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其在改编的过程中体现的女性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 弥补当前对潮州歌册内容研究的不足

当前，潮州歌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歌册的发展和传播历史，以及当下社会对歌册的传承保护工作，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对潮州歌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歌册书写过程中的异体字和俗字调查，属于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而对歌册内容的研究，目前尚未找到相关文献。歌册中的内容，尤其是“改编系”潮州歌册的内容，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和文学故事，在众多曲艺形式中出现过。研究歌册对历史典故和文学故事的改编，是比较微观的层面，也是我们可以见微知著的研究切入口。

(2) 了解潮州歌册当中的女性角色

潮州歌册描述了很多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女性不再像旧时代那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通过潮州歌册，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以及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工作、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

(3) 探讨潮州歌册当中的女性思想

潮州歌册当中有很多歌颂女性敢作敢为、自强不息的描述，也有很多歌颂家庭美满、子女孝顺的传统价值观，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女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潮州歌册改编内容的文本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现歌册体现的女性思想，了解中国女性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研究范围

本文以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为研究对象，它改编自清代朱佐朝写的传奇《渔家乐》。

二、研究目的

潮州歌册是中国文化中的珍品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国传统曲乐的重要研究载体，更对它的传唱主体——潮汕女性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着眼于“改编系”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通过勾勒其改编轨迹，探索其中体现的女性思想，主要有以下研究目的。

- (1) 分析《玉针记全歌》的改编轨迹，探究其与故事原本《渔家乐》的不同之处；
- (2) 分析《玉针记全歌》如何对女性角色进行刻画和描述；
- (3) 探讨《玉针记全歌》体现的女性思想及其影响。



三、主要内容

本研究着眼于“改编系”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其改编自清代传奇作品《渔家乐》。歌册描述的是汉代书生高寿荣，娶金文通之女金雪玉。文通嫌婿贫，逼退婚不遂，陷之于狱。岳母李氏救之。文通又逼女为梁忌妾，雪玉不从。当时梁忌女之素金为汉帝妃，梁为相。董后见帝忧奸成疾，设计除梁，计策泄露，反被梁忌所害。太子为保全性命出逃，梁遣兵追之，太子逃入渔翁徐信船中，徐信为救太子被梁兵射死，太子得以逃脱。徐信之女素兰立志报父仇，见雪玉被逼为妾欲投河，因代雪玉入相府，乘间刺死梁忌。恰有相士万家春相梁三日后为天子，被留在府，因此认素兰为女，偕之同逃。后太子归朝为帝，立素兰为后，封高寿荣为左丞相，金雪玉为三品诰命夫人。

《渔家乐》为清代传奇剧本，全称《怀古堂新编后渔家乐传奇》，作者朱佐朝，字良卿，清初戏曲作家，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故事描写的是东汉大将军梁骥专权，派兵追杀清河王刘蒜，却误杀了浔江邬姓渔翁。刘蒜则逃入渔舟，被渔翁的女儿邬飞霞救出。后邬飞霞为报父仇，混入梁府，乘隙用神针刺死梁骥。又在善良相士万龙的帮助下，成功逃出梁府。刘蒜即位为帝，封邬飞霞为皇后。

歌册《玉针记全歌》与《渔家乐》的故事脉络大致相同，但《玉针记全歌》采用更多的篇幅描写女性思想，金雪玉和徐素兰的故事是叙事的主线；而《渔家乐》以清河王刘蒜为故事主线，描写其惩奸除恶、登基为王的故事。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

通过梳理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与清传奇《渔家乐》的异同，勾勒出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的改编轨迹，并从中归纳出其体现的女性思想。

《玉针记全歌》以 2002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第 19 卷为研究原本，《渔家乐》以 2020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 10 册）为研究原本。

本文将通过对《玉针记全歌》及其改编轨迹进行全面分析，以此探讨潮州歌册在改编的过程中体现的女性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研究假设。

(1) “改编系”潮州歌册在保留原故事基本脉络的前提下，为了主旨需要，对情节、人物设定会有一定的改动，但歌册歌颂的主旨和故事最终结果不会有太大变动。

(2) “改编系”潮州歌册更加侧重对女性在应对人生挫折的思想动态和战胜挫折的过程描述，赞扬女性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果断，女性不再是一个象征性存在，而是一个个有胆量、有个性、爱憎分明的角色。

(3) “改编系”潮州歌册给女性传达了解放思想、挣脱男尊女卑封建束缚、追求性别平等的理念。



五、创新性

(一) 深化歌册本体研究

从对潮州歌册的学术研究途径看,当前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对歌册内容的溯源,例如以考据、田野调查等宏观角度揭示歌册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然而,专门关注于独立歌册改编轨迹的研究领域并未开发深入。本文以《玉针记全歌》和《渔家乐》的改编对比为例,尝试从个案出发,结合改编情形与女性思想演变的角度,对歌册改编进行富有开创性的考察,为歌册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 细化歌册女性思想研究

现阶段对潮州歌册女性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侧重对歌册的主要听众——女性的访谈研究,通过女性听众的反馈探究潮州歌册反映的女性思想。本文则从歌册内容中的女性思想为研究切口,通过勾勒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究其体现的女性思想,与前人研究相互照应,更全面展现歌册中的女性思想及其影响。

与本论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潮州歌册及其女性思想的研究,泰国内学界研究尚未见到,国外研究主体主要是中国学者。根据研究意义及研究目的,本文对现有潮州歌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为歌册本体研究、歌册女性角色研究、歌册女性思想研究三个角度进行归纳总结。

一、潮州歌册本体研究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到潮州歌册这一现象,并对其开展本体研究。萧遥天为《潮州志》所撰写的《潮州戏剧音乐志》中设有专条“唱歌册”,分析歌册来源、演唱及题材。此后至 1970 年代少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多为一些介绍性的文章。

20 世纪 80 年代潮州歌册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程,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潮州歌册的溯源研究。首先关于潮州歌册源流问题形成两种观点,一是以陈觅等的《谈潮州歌册》、《广东省戏曲和曲艺·潮州歌册》为代表,认为潮州歌册形成的基础是潮汕本土歌谣、戏曲等艺术;二是以郭马风的《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为代表,继承萧遥天的观点,认为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而来。20 世纪 90 年代后,吴奎信的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既有传统源流、版本、关系研究,如《潮州歌册溯源》《潮汕民间文化之花一潮州歌册》《潮剧与潮州歌册》,又延伸到审美与价值判断的领域,如《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等。



对潮州歌册章节和韵律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0 年, 张玉娥《潮州歌及其格律》一文, 专门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句式与章节、音韵与节奏、俗语与俗字等。林朝虹 (2015) 以古板《苏六娘全歌》为例, 研究歌册的韵律, 结果发现, 潮州歌册以七字句为四句一组, 90%以上为 1、2、4 句押韵的方式, 还有少量的排韵、开头押韵等; 七字句以押平声韵为主, 其平声韵脚是阴阳相间的; 其所有句式均可用仄声韵。韵律变化与故事情节的变化、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息息相关。

也有研究从潮州歌册的异体字、俗字、方俗字词、字形研究等方面开展研究。例如许留夷 (2019) 的《<潮州歌册>异体字研究》, 该研究论文以文献调查法为基础, 归纳了潮州歌册异体字乃至明清俗文学异体字的共性特征。熊英姿 (2018) 的《<潮州歌册>简俗字研究》, 该研究论文旨在探析潮州歌册中的简俗字与简化字、繁体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冉维格 (2015) 通过对潮州歌册《粉妆楼》的方俗字词、异体字进行归纳整理, 为明清通俗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词典编纂提供参考价值。白晓斌 (2013) 通过对《潮州歌册·绿牡丹分册》出现的俗写字形进行搜集整理, 对明清戏曲的版刻字形存在的变异想象进行归类, 为汉字俗写研究提供更多的实际参考价值。林彦乔 (2014) 以歌册《双状元英台仔》研究潮州歌册的双音古语词, 发现潮州歌册保留较多地道的潮汕方言古语词, 是研究古代汉语较为可靠的文献。仲崇山 (2011) 从歌册中筛选几个俗字进行探索性解释, 发现潮州歌册俗字有地域性特征。

以歌册内容改编为角度的研究, 最早见于 20 世纪 80 年代谭正璧、谭寻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对潮州歌册的故事原本和人物描写进行梳理分类。以二谭的分类为基础, 有学者开始对潮州歌册内容改编进行分类整理, 例如黄桂烽 (2018) 从潮州歌册析出“改编系”潮州歌册及“非改编系”潮州歌册, 认为“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是以潮州府为主要叙事地点, 一种改编自潮州民间故事、潮州地方史, 另一种则由作者自己构思编写。“改编系”歌册则是以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材料支撑, 且叙事地点并非潮州的故事。另有学者对潮州歌册及其故事原本开展对比分析, 最早见于林相 (2019) 认为潮州歌册《梁山伯祝英台全歌》及《双状元英台仔全歌》对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祝故事进行了文学叙事的改写, 并融入潮汕区域特色。歌册在对传说进行改编的过程中, 植入“忠孝节义”的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及劝善惩恶思想, 以达到教化当时的民众 (主要是女性) 的目的。郑群辉 (2020) 对《潮州柳知府全歌》故事改编进行分析, 认为该歌册的故事是在借鉴和改编明代话本小说的基础上, 对潮州本地一则传闻进行的具体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等上优于原小说。

(二) 潮州歌册女性角色研究

对潮州歌册当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不多, 目前有肖少宋的《潮州歌册中的女性形象》, 述及集中刻画女性形象的题材类型, 分为“女性传奇”和“节女孝妇”等题材。“女性传奇”如《十二寡妇征西》中的杨家诸女将, 《梨花征西上下棚》中的樊梨花, 《轂龙镜韩廷美》中的崔龙珠、《刘成美下棚》和《李旦仔》中的曹翠娥、《刘明珠》中的刘明珠、《再生缘》中的孟丽君、《何玉枝》中的何玉枝等等, 皆是歌册所塑造的传奇女性形象。“节女孝妇”如《秦雪梅》叙秦雪梅未嫁夫亡, 终身守寡, 并抚养丈夫遗腹子长大成才; 《孟日红》叙孟日红割股救姑、上京寻夫的故事; 《二岁夫》叙十六女



误配二岁夫后，将其夫培养成才的故事；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自撰的作品，如《三义女》、《五义女》，此类作品更有特色，它与传统的节女孝妇题材有较大的差别。其次，分析歌册中女性建功立业的方式，最后分析探讨歌册钟情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一是受宝卷、弹词、木鱼书、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影影响；二是与潮汕地区传统戏曲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与歌册的听众为女性有关。

刘文菊（2018）从传唱主题和文化功能来看待潮州歌册中描绘的女性角色。认为歌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与潮汕明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接近，反映了落后的女性观。传统的男权思想认为女人的神圣职责就是“三从四德”、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在两性权力关系定位上，传统女性观主张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女人处于“第二性”的地位。而歌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对现实中的歌册女性听众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

三、潮州歌册女性思想研究

以女性思想为切入点，是潮州歌册专题研究的一个新角度。20世纪90年代，陈觅、郭华首次将潮州歌册与潮汕妇女相提并论，文章在阐述潮州歌册与潮汕妇女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同时，也详尽叙述了潮州歌册的艺术特点，进一步阐述潮州歌册这种独特的曲艺形式，对丰富潮汕妇女的精神生活、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全文最终强调了潮州歌册不是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歌本，更不是“文革”中的“四旧”，而是潮汕人民雅俗共赏的奇葩，是一种有地方代表性的民间文学，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文章多描述性语言，流于一般性介绍，但足以使后来的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潮州歌册的性质和艺术特点，也引起学界对潮州歌册与女性文化这个新角度的关注。此后发表类似专题文章的还有余亦文、时之等。

以口述采访作为主体材料来研究潮州歌册与女性文化之间的联系，是近年来歌册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陆小玲、刘文菊等研究者陆续采取这种研究方法。其中，陆小玲（2010）通过采访一位歌册传承人，将她的讲述与不同时期的歌册的文本分析相结合，从歌册吟唱者自身的角度去讨论潮州歌册与潮汕妇女的关系。这种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度，当然也突破了以往相关专题文章的那种描述性和介绍性。陆小玲（2011）依然重视将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的口述材料结合起来，似在上篇的基础上补充分析，继续论证潮州歌册对潮汕妇女的影响，开启了以口述史料为重要文献研究潮汕歌册的新进程。刘文菊（2014）也延用陆氏的研究方法，收集多年对潮汕地区民间歌手歌册传承人的采访所得的口述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潮州歌册兴衰史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

四、总结内容

可以看出，在潮州歌册本体研究这一领域，是遵循着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循序渐进的规律。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对潮州歌册的搜集、整理、归类，到20世纪80年代对潮州歌册进行溯源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对潮州歌册章节韵律的研究，到新世纪对潮州歌册进行的文字学研究，再到近年来对潮州歌册进行内容改编研究，学界对歌册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不过，目前对歌册内容改编的研究都是集中于某部歌册进行单个分析，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本文将继续在谭正壁、谭寻



和黄桂烽（2018）的内容分类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歌册改编与女性思想，对“改编系”潮州歌册的内容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潮州歌册及其改编来源的内容异同，探讨其中体现的女性思想。

从肖少宋和刘文菊的研究来看，当前对潮州歌册女性角色研究一方面是对歌册塑造的女性角色进行归类，可以看出无论女性作为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是比较积极正派的，这也是为了迎合女性受众的喜好。另一方面，女性角色的出现及其表现的优秀品质都是为男权社会服务的，对现实中的女性听众起到性别强化的作用。本文将继续在肖少宋和刘文菊的研究基础之上，探讨歌册改编的女性角色呈现情况。

已有研究着重于潮州歌册的主要听众和传唱人——女性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而把本体研究和女性思想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式还未见到。本文则以歌册“改编”为切入口，既从本体研究描绘潮州歌册的改编轨迹，又从女性角度研究歌册改编体现的女性思想，以期获得对这一即将消逝的女性文学瑰宝的深入了解。

研究结果

一、结果

针对前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本文通过对《玉针记全歌》和《渔家乐》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针对假设一，本文经过对比分析，同意该假设。《玉针记全歌》与《渔家乐》在人物设定和情节方面有所出入，但故事的大致脉络相当。

（1）在人物名称方面，主要有以下不同：

表 1 《玉针记全歌》与《渔家乐》人物名称对应

《玉针记全歌》	《渔家乐》
梁忌	梁冀
徐素兰	邬飞霞
徐信	邬姓渔翁
高寿荣	简人同
金雪玉	马瑶草
金文通	马融
万家春	万龙

在人物名称方面，歌册中的奸臣梁忌在《渔家乐》中为“梁冀”，最后成为皇后的渔家女徐素兰在《渔家乐》中为邬飞霞，其父徐信为邬姓渔翁，秀才高寿荣为《渔家乐》的简人同，其妻金雪



玉对应《渔家乐》的马瑶草，金雪玉之父、嫌贫爱富的金文通对应《渔家乐》的马融，而万家春则对应《渔家乐》的万龙。

(2) 在人物设定方面，高寿荣及徐信的设定与《渔家乐》有所出入。同时，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中出现了几个《渔家乐》中没有的人物形象，如金雪玉的乳娘沈妈、在深山中救助太子的杜淮、以及杜淮之妻罗氏。

《玉针记全歌》的徐信，为渔翁，为救太子被梁忌的官兵射死，他与高寿荣夫妇并不相识。而在《渔家乐》中，邬姓渔翁是简人同夫妻俩的媒人。

高寿荣在《玉针记全歌》中的设定为清官之子，父亲为官清贫，因而至死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高寿荣饱读诗书，从官家子弟沦为穷书生。而在《渔家乐》中，简人同的设定就是家境清贫的穷书生，并无父辈为官的背景。

乳娘沈妈在歌册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她将高寿荣被岳父陷害入狱之事及时告知高岳母（也即金雪玉之母李氏），并在金雪玉陷入贫困绝望之时给予支持和保护。李氏乃朝廷三品诰命夫人、李贵妃及李丞相之姊妹，因而才能及时救高寿荣免于牢狱之灾，幸而前往京城赶考一举中状元郎，才有后续情节，高寿荣一路保护太子前往浙江寻求国舅搬救兵救国于危难之际。后高寿荣被封左丞相，金雪玉亦得封诰命夫人。

杜淮及其妻罗氏，是太子逃难于深山中，五日不得饮食之际遇见的一对夫妇。杜淮见太子五日不进油米，非常心疼，但苦于深山无计可施。他以晋朝子崔杀妻敬肉盘救太子一事隐喻，罗氏明白其中深意，为救太子割肉自尽而亡。太子着罗氏衣物，与高寿荣假扮夫妻才得以逃出梁忌官兵魔爪。后太子登基，将西宫公主许配给杜淮，并给杜淮加官进爵。

(3) 在情节方面，《玉针记全歌》与《渔家乐》也有些许出入。

在《玉针记全歌》中，太子与徐素兰在大殿上第一次相见，太子被素兰的勇气和美貌折服，立她为皇后。在《渔家乐》中，太子与邬飞霞在渔船中相识，邬飞霞一路保护太子，二人建立深厚感情。

在《玉针记全歌》中，金雪玉被金父另许配给梁忌做妾，但在《渔家乐》中，马瑶草被马父卖给梁冀做歌伎。

在太子即位的情节上，也有些许出入。《玉针记全歌》中，太子为皇帝钦定的皇位接班人，因梁忌功高震主想要篡位，李贵妃建议太子出逃搬救兵。在《渔家乐》中，太子原本在宫外，奉太后之命入宫即位，但梁冀立了渤海王刘瓈为王，后太子除梁冀登基为王。

不过，故事的最终结果都是奸臣被除，太子顺利登基为王，好人得到好报，坏人也得到恶果，正如《玉针记全歌》最后一句话所说“善人自有天报伊 恶人到底受到剗”。

针对假设二，本研究经过对比分析，同意该假设。《玉针记全歌》有更多关于女性对待困境的心理描述和语言表达，以及女性在战胜困难时的勇气和果断描写，塑造了一个个坚强刚毅、果断勇



敢的女性角色。《玉针记全歌》中，金文通嫌贫爱富，见高家家道中落，便想悔婚，让女儿另嫁梁忌，为自己的仕途添益，便逼迫高寿荣休妻。金文通直言不讳贬低高寿荣，大骂“豆芽哪里会出茅 尔身若会做官贵 作狗在尔脚下爬”。高寿荣大受打击，但也不得不从，想让妻子金雪玉同意再嫁。金雪玉不从，说“贫欠是俺命注就 妾心无想西共东”。金雪玉在面对贫穷且未取得功名的高寿荣，不离不弃，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坦然接受，这体现了金雪玉在面对诱惑和困难时不卑不亢的高贵品质。不仅如此，金雪玉还鼓励高寿荣，不要被眼前的贫穷生活打到，自怨自艾，而是要奋起直追，勤奋苦读。“公侯将相本无种 多多贫穷人出身”，这句话颇有陈胜吴广起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概，体现了金雪玉的超前见识和过人胆量。不仅如此，面对金文通的辱骂，金雪玉也不卑不亢，让高寿荣好好考取功名，反击他人的轻蔑，“有日做官在伊上 恐伊做狗受悔难”。

歌册中另一女性形象徐素兰也是有胆识、有谋略的女性。在得知父亲被梁忌的官兵射死后，徐素兰立志为父报仇，铲奸除恶，“此仇不报心不愿 以誓代父报仇冤”。后在观音托梦后，素兰拿着观音赐予的玉针，前往金雪玉家中。金雪玉与徐素兰畅谈，一个因丈夫在外赶考功名不愿意改嫁梁忌，泪眼婆娑，欲以自杀明志；一个因为父亲被奸臣所害，要以自身幸福做赌注去刺杀梁忌。她们俩一个有大节，一个有大义，在困难面前始终坚持原则，从不让步，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全忠义，都是可歌可泣的女性人物。徐素兰同情金雪玉的遭遇，同时又有观音赐予的玉针，便对金雪玉说“妾身代尔嫁奸臣 为着复仇思想报 尔我共苦敢诉明”。

歌册的高潮部分，就是徐素兰用玉针刺杀梁忌的片段。这个部分将徐素兰内心的害怕、犹豫，到最后的勇敢描写得很具体，体现了徐素兰战胜心魔、惩奸除恶的坚毅勇气。一开始，徐素兰还非常害怕，毕竟梁忌可是杀了两位皇后、一位贵妃以及国舅李氏的大恶人，徐素兰也为自己身为一名弱女子感到胆怯，“我身乃是以女儿 刺他不死祸淋漓 奸臣伊人力又大 坐在一边心昏迷”。随后，她在梦中看见父亲徐信和一班文武大臣对自己的劝告，终于下定决心，“放胆磨边刺奸臣” “尽力对伊喉刺去”。在梁忌被激怒、受伤并把徐素兰推向墙边时，徐素兰不再挣扎和害怕，而是一鼓作气，“素兰精神又想定 磨边道刺许奸臣 玉针刺入在喉中 梁忌气断归阴间”。终于，在徐素兰的果断和勇敢的行刺下，大奸臣梁忌才得以归西，才有了后来太子归朝登基的故事。可以说，徐素兰刺杀梁忌是《玉针记全歌》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歌册中的徐素兰与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忌惮奸臣的势力，在关键时刻会害怕得昏迷，但为了国家大义、为了替父报仇，她觉醒，行动起来，最终报得杀父之仇，也为国家社稷赢得未来。

针对假设三，本文经过分析，不支持该假设。《玉针记全歌》中虽然描绘了金雪玉和徐素兰这两位个性鲜明、勇敢、忠义的女性角色，但并不存在解放女性思想、挣脱男尊女卑束缚、追求性别平等的意思表达。相反地，歌册加深了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强调，有以下几处可以佐证。

(1) 高寿荣被岳父金文通逼迫欲休妻，让金雪玉再嫁他人，金雪玉不从，高寿荣以金雪玉过门三四年生不出孩子为由，想要休妻。“寿荣闻言再答妻 尔话旦来不合仪 尔过我门三四载 好命该生男女儿 做好旦出只话言”，高寿荣在这里，用金雪玉与其结婚三四年却没有生孩子来反驳金雪玉，



让她同意休妻。可见在高寿荣心中，结婚娶妻的重要作用就是繁衍子嗣，如果女性没有生育能力，那就是低人一等，可以任人宰割，即使丈夫休妻也是正当合法的。可以，在古代的夫妻关系中，男女并不平等，男性可以休妻另娶，女性不能“休夫”另嫁，婚姻的主动权是掌握在男性手中的。即使是被誉为“女书”的潮州歌册，也没能跳出这个思维牢笼。

(2) 金雪玉不同意父亲安排的另嫁他人，在与父亲金文通的辩驳中，金雪玉用“古云在家从父命 出嫁就着从夫君”作为说辞，意为当今她已经嫁高寿荣为妻，妻为夫纲，父亲无权干涉她的婚姻。金父则用“父欲子死子着死”来反驳金雪玉的不听话。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倡导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通俗来说，君王是臣子的天，父亲为孩子的天，丈夫为妻子的天，这三纲又有先后顺序，先君臣，再父子，后夫妻。可见，女性从一出生就是一个附属地位的存在，在家从夫，出嫁从夫，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姓名。例如，先秦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典故中，孟姜女并非其姓名。孟是孟（伯）、仲、叔、季中的首位，代表最大的孩子，姜是姓氏，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女儿。至于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无从考究。在《玉针记全歌》中，金雪玉之母李氏，王后董氏、贵妃李氏，杜淮之妻罗氏，都是她们的姓氏，至于她们的名字，也是像古代一样，并不存在。从名字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一直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从她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一生从父、从夫的经历。

(3) 在罗氏割肉救太子的情节中，也更加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玉针记全歌》中，太子与高寿荣逃难于深山中，五日不得进米油，非常饥饿。整座山林被梁忌的官兵围困，杜淮夫妇无可奈何。眼看太子即将被饿死，杜淮以晋朝子崔杀妻，用妻子的肉做成肉盘敬奉给当时的太子、救下太子一命隐喻，罗氏瞬间明白其中深意，当即割肉自尽而亡。杜淮痛失爱妻，但马上因为妻子没有生育子女，导致杜家无后绝香火而失望。

可怜微臣家清贫 妻死无钱可重娶
杜门一家绝香火 太子听见亦伤心
亏尔贤妻为孤死 十大功劳似海深
西宫公主未匹配 招尔驸马结成双

太子见了，决定将西宫公主许配于他。杜淮要求太子有个凭证，以免日后食言。太子当即赐玉带作凭证。后太子登基做皇帝，就把西宫公主许配给杜淮，杜淮因此成为当朝驸马爷。

在《玉针记全歌》中，无论是子崔的典故还是歌册内容，都暗示着女性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掉的角色。子崔为救太子表忠心，竟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也对应了我们先前所说的三纲中，君臣关系是在夫妻关系之上的，一旦君臣有需要，臣子甚至要献祭自己的妻子。在歌册中，虽然杜淮没有明说，但是他通过历史典故来隐喻妻子，该是她牺牲的时候了。罗氏也是忠义之人，她为了保全夫妻情谊、君臣关系、江山社稷，竟愿意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这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可在古代，这必定是大义灭亲、忠义之家。

在传唱人和听众均为女性的背景下，改编后的《玉针记全歌》并没有抨击男尊女卑，而是继续执行三纲五常的历史传统。在这样的歌册内容的熏陶下，女性解放思想、挣脱封建束缚、追求性别



平等的意识几乎得不到挖掘，反而强化了男权社会下的一整套规训，成为很多女性生活无形的思想牢笼。因此，本文认为潮州歌册并没有传达女性解放思想、摆脱封建束缚、男女平等等思想理念，假设三不成立。

二、讨论

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用潮汕方言口语表述、以女性为传唱对象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可被视作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学艺术。通过深入了解潮州歌册，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当时女性的地位和处境。本研究以清代传奇《渔家乐》为蓝本改编的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为研究对象，通过勾勒其改编轨迹，探讨了其中所蕴藏的女性思想。对比前人研究，本研究在深化歌册本体研究和细化歌册女性思想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从前文研究综述得知，目前歌册的本体研究并不多见。不仅仅因为歌册印刻的技术复杂，文本繁多，意象深沉，而且也由于其特殊的语言特点，对于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要求。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歌册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连接古代与现代，是体验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渠道。对歌册的研究，不仅可以助力我们传承传统文化，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女性的发展历史。

对比两部作品，《玉针记全歌》并未对《渔家乐》的基本故事构架作出颠覆性的改动。然而，在人物设定和情节发展上，它填补了许多细节，特别是对于女性的诸多内心刻画及社会角色的刻画，占据了重要篇幅。改编过程中，更注重描绘的是女性面对生活挫折时内心的困惑与斗志，描绘她们战胜挫折的过程，歌颂女性在困境中展现的勇气和果断，于心灵深处勾勒出一个个坚毅果敢，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举重若轻，富有感染力，如同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使人久久难以忘怀，这是《渔家乐》中相对平淡女性人物描绘所不及的。

在前人的研究中，刘文菊（2018）认为歌册中所谓的女性思想都是为男权社会服务的，是巩固男权统治下的女德规训，并非真正的女性思想。本文通过对《玉针记全歌》体现的女性思想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更加细化和确定刘文菊的研究观点。

《玉针记全歌》通过描写金雪玉、徐素兰这两位敢爱敢恨、勇敢坚毅的女性角色，给我们呈现出古代女性光辉的一面，但其叙述的思想并没有挣脱男尊女卑、女性附属的大背景，仍然是封建思想文化的产物，并不能算是女性觉醒的作品。

其积极的一面是女性可以作为叙述的主角，占据歌册内容的较大篇幅。在歌册的叙述下，女性不再是一个字符上的存在，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金雪玉热爱自己的丈夫，不离不弃，认为做人不应该像她父亲那样嫌贫爱富，要从一而终。而出身底层，也不必自怨自艾，只要勤奋刻苦，终将成才，“公侯将相本无种 多多贫穷人出身”。在那样的时代，女性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可以看出她也是个读过书、有思考、有胆量的女性。徐素兰原本是为了替父报仇杀梁忌，但由于年龄尚小（16岁）且忌惮梁忌的凶残，她的思想也在刺杀行动中一步步深化。从一开始的害怕到昏迷，到为了父亲报仇雪恨，到为了江山社稷稳定，她一步步坚定自己的内心，最终凭借勇气和果断成功刺杀奸臣。



其消极的一面是没有逃出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思想大背景，其内容仍是为强化这种思想服务的。刺杀梁忌、保护太子登基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金雪玉宁死不改嫁、罗氏割肉救太子都体现着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父娶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思想都是三纲五常的具体体现，高寿荣驳斥金雪玉婚后无所出、杜淮因妻死恐绝后侧面表达了女性在社会中生育价值和附属地位。而人们表现出来的忠义，是为了维护这些封建制度和秩序所作出的牺牲。这些忠义的精神值得歌颂，而忠义所维持的封建制度值得深思。这些歌册内容的传唱和流行，并没有激发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追求男女平等愿望，反而会加深她们对原有制度和思想的忠诚度，最后回归家庭，继续守候原有秩序。

结合歌册改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我们可以探究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

歌册的涌现与改编主要发生在清代初期至民国时期，涵盖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的阶段，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歌册改编也大都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方面，清朝逐渐衰弱，政权秩序开始动荡。近代化改革的势力日益增强，民主思潮和革命浪潮涌现。经济方面，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逐渐崩溃，国内市场和产业受到了外来的冲击，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逐渐衰落，新兴工商业逐渐发展。这使得很多歌册的女性听众得以到社会上工作，而歌册成为她们的精神食粮。因而歌册改编对女性描写倾注了更多篇幅。文化方面，先进思想文化还主要存在上层精英阶层，底层老百姓仍遵循着旧有传统。前文提到，歌册的改编者大部分来自民间，这使得他们的认识无法跳出固有的思想圈子，仍是在原有情节和主旨上修修补补。

三、结论

“改编系”潮州歌册《玉针记全歌》的改编脉络和体现的女性思想表明，歌册的改编在情节和主旨上与故事蓝本不会有太大出入，但更侧重对女性心理和行为的过程描述，展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女性角色。其体现的女性思想更多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规训，并未真正启发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不过其讴歌的惩恶扬善、敢爱敢恨精神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第十九册.[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399-654.

白晓斌. 《潮州歌册》字形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河北: 河北大学, 2013.

陈佳娜. 潮州歌册研究述评.[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2(5):34-41.

陈洁. 独具一格的潮汕“女书”.[J]. 潮商, 2011, (05): 92-93.

陈友义. 潮州歌册: 潮汕历史上独有的女子文化.[J]. 岭南文史, 2013, (02): 54-58.

许留夷. 《潮州歌册》異體字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浙江: 浙江财经大学. 2019.



黄桂烽. 如何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及相关概念.[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02), 35-41+95.

李美群. 潮州歌册摭谈.[J]. 音乐创作, 2016, (08):156-157.

李梦婕. 潮州歌册中的潮汕生老礼俗.[J]. 大众文艺, 2013, (20): 43-44.

廖文兰, 程海青. 潮州歌册传承与潮汕妇女精神塑造的传播心理研究.[J]. 音乐天地, 2015, (10): 35-38.

林朝虹. 潮州歌册韵律研究——以《古版苏六娘全歌》为例.[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 (02): 11-19.

林相. 论潮州歌册对梁祝故事的改编.[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19, 03: 88-94.

林彦乔. 《潮州歌册》之《双状元英台仔》双音古语词.[J]. 青年文学家, 2014, (24): 144-145.

刘文菊. 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05): 10-14+95.

刘文菊. 潮州歌册的女性文化特质研究.[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8, (01): 65-68.

陆小玲. 潮州歌册传承中的女性意识.[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0, (02): 17-19+138.

陆小玲. 文本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模式化——潮州歌册的女德教育功能对生活中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1, (02): 38-44+174.

罗堃. 潮州歌册名扬四海.[J]. 潮商, 2016, (01): 85-86.

莫春娟. “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冉卫格. 潮州歌册《粉妆楼》方俗字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河北: 河北大学. 2015.

沈美光. 论“东山歌册”的变与不变.[J]. 福建艺术, 2015, (06): 42-45.

王燕虹, 郑喜胜. 浅谈潮州歌册文献的采集工作.[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 (02): 104-108.

吴丽玲. 论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与现状.[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999, (02): 9-12.

肖惠卿. 潮州歌册文学审美探究.[J].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03): 32-38.

肖少宋. 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潮州歌册的现状与价值.[J]. 文化遗产, 2009, (04): 136-145.

肖少宋. 北图版《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三题.[J]. 图书馆杂志, 2012, (06): 84-87.

肖少宋. 话本小说与潮州歌册——简论说唱文学对话本小说的因革.[J]. 明清小说研究, 2013, (04): 152-166.

熊英姿. 《潮州歌册》简俗字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浙江: 浙江财经大学. 2018.

许珊. 浅谈潮州歌册的保护与传承.[J]. 商, 2013, (13): 328.

薛汕. 《潮州歌册选》序.[J]. 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 (01):72-77.

余少萤. 论潮州歌册的保护.[J]. 音乐生活, 2012, (08): 77-79.

余亦文. 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J]. 福建日报, (2009). 03.

袁尔纯. 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5): 15-19.

郑群辉. 百年前一个独特的民间叙事文本——潮州歌册《潮州柳知府全歌》的故事及其叙事特色.[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 (01): 5-12.

郑振鹏, 郑喜胜. 潮州歌册文献的收集和开发探讨.[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19): 61-63.



郑振鹏. 基于 DESI 系统的潮州歌册数据库和网站的建设.[J]. 图书馆学研究, 2017, (04): 38-41+21.

仲崇山. 潮州歌册俗字选释.[J]. 汉字文化, 2011, (05): 13-16.

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20.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 XIUH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Eastern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50 Ngamwongwan Rd., Lat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CHATUWIT KEAWSUW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Litt. D. (Chinese Philology)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Eastern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50 Ngamwongwan Rd., Lat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Author (3) Information (第三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KANOKPORN NUMT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Address (地址)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50 Ngamwongwan Rd., Lat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